

洞中的猜想

李郁葱

很多时候，一个地域的气息，会通过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传递出来，这是很让人意味深长的。就像我再次来到瑶琳仙境时，原本以为自己非常熟悉的桐庐，富春江畔的古郡，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梳理着我原本有些紊乱的思绪。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桐庐一地，至少有两个人让我产生很难理解的疑惑，就像面对时间的镜像，投射在其上的图影往往会有偏差：光线的干扰？认知的障碍？或者就是随风散失的日常？

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生活在东汉时期的严光严子陵，以客星犯紫薇而闻名于世的隐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严子陵的一生，到底有什么高光时刻，史料中记录寥寥，我们从时间的长河中捧一把水，但水一直从指缝间流下，最终我们只是看到一个钓者渐渐模糊的背影。

也许，我们缺乏一把钥匙去打开其中的秘密，他没有湮没，但他的事迹却已经消散。当然，这也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乐趣，他的钓台也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标志。

另外一个人是唐代中后期的诗人徐凝，也是白居易的忘年之交，有徐凝离开长安南归前向韩愈（当时任吏部侍郎）辞别所写的诗为证：“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可看出他对元稹和白居易的感激之情。

徐凝当年的诗名很盛，到后世却少有人知，这其中的落差可能和一首诗和一个人有关。诗是徐凝的《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

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人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北宋大家苏轼苏东坡。

徐凝的这首诗好不好？许多人觉得和李白的庐山诗各有千秋，写出后也为人所称道，但后来苏轼的讥评使徐凝的《庐山瀑布》一落千丈。《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记载，当年苏轼游览庐山，一边走一边读《庐山记》，读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他欣然；读到徐凝的《庐山瀑布》，便皱起了眉头。在庐山开元寺，苏轼挥毫写下：“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大师评定其为恶诗，这多少带有一个喜好的偏见，而徐凝此诗渐不闻于文坛。好在文人相轻也相重，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徐凝这首诗尤多称誉，“皆有情致”，而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开元瀑布》中说：“太白已往老坡死，我辈且乏徐凝才。”

徐凝诗名的沉浮始终困惑着我，而苏轼为何不喜徐凝的《庐山瀑布》也让人奇怪，在我读时，后两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委实令人赞叹。

在去过多处桐庐以后，尽管对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心有戚戚，但严子陵和徐凝身上所笼罩着的这层烟雾，却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直到我再次来到瑶琳仙境时，突然有了些顿悟。

刘秀和严子陵在桐庐是否相遇过？或者说，他们是否沉浸于江风习习中，视天下为棋盘谋篇布局？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就像在洞穴的内部，现在游客一般都无法看到的石壁上，留有“隋开皇十八”“唐贞观十七年”等字迹，因年代久远，被一层透明的碳酸钙结晶覆

盖，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这些字迹又是谁留下的？在距现在上下两处入洞口中间，已经荒芜的天然洞口那里，可以看到“瑶琳仙境”四字摩崖，《杭州摩崖石刻》说其为唐代所刻，但字体和唐代的并不符合，我估计是因为混淆了洞中的其他石刻所致。倒是另外一种说法更有可信度，即此为杨慕麟所题，杨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桐庐知县，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其在洞口右侧崖壁留下的题刻。

但这带来的问题是，徐舫真的隐于洞穴深处吗？按照当时的照明条件，大抵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依靠蜡烛或木柴。又或者，徐舫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避入洞中？

我不得而知，就像严子陵和徐凝带给我的困惑：严子陵并无太多的文字流传于后世，他的声名对于今天的我们，有海市蜃楼般的飘渺又无从揣摩；徐凝和他的诗，尽管在时间中被冷却，倒也时时为人所发现，这和这座洞穴之前的命运也相似，总是在遮蔽和闪光之间。

这一日漫游在洞中，它依然还在呼吸：顶部的岩石中，含有碳酸钙等矿物质的水滴下来，非常的缓慢，但坚决，它沿着缝隙或孔洞向下滴落。有些水滴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一次意外，但多数的水，会抵达溶洞底部，沉积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滴又一滴的水不断滴下，碳酸钙不断沉积，慢慢地就会在溶洞底部形成向上生长的石笋。

那么，我该如何去描述这溶洞的日常呢？缓慢却不是一成不变，这变化又不知不觉，我们看到的都是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严子陵和徐凝在风中的面容。我们漂流在天目溪上，溪水和蓝天相互照见，微风如网，把我笼罩。此刻，我无所想，只是随着一只飞鸟的姿态把视线放远了，远一点看，我们都是微小的。

心香一瓣

三遇仙鹤

白禾

北京市大有庄100号，是一处庄严而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春天，尤其美丽。连翘桃李玉兰丁香海棠牡丹紫藤次第绽放，柳树白杨银杏槭树槐树竞相吐翠。掠燕湖中的白天鹅、黑天鹅、鸳鸯、野鸭悠哉游哉，树林里十几只鸟儿吱吱喳喳……一派生机盎然、春和景明的景象。

一天傍晚，我散步走过南门右侧的水塘，忽然看见远处石块上立着一只仙鹤，两条长长的细腿、一身洁白的羽毛，头微微向上昂着，立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以为是一具雕塑。咦，这里怎么多出一件这样的雕塑，以前怎么一直没发现呢？心里边嘀咕，边慢慢靠近它，想一探究竟。哪知离它还有五六米距离时，它突然飞了起来，迅速往对面的树林飞去，我掏出手机想拍它，却已不见踪影，心里懊丧不已。

连着几天，都不见仙鹤的影子。我问同学们有没有见到过这只仙鹤，大家都摇摇头，说“从来没见过”。还有同学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看花了眼？”我不死心，又去问在附近工作的勤杂工，他们也是一脸茫然：“仙鹤？不会是白天鹅吧！”

四月的一天，我终于在老地方遇见它了。它还是老样子，笔直地挺立在那块石头上，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不言不语，给人一种肃穆和孤傲的感觉，西下的夕阳，余晖正好打在它的身影上，更给人一种圣洁的庄严。我掏出手机，慢慢靠近它，想把它摄入我的记忆中。

跟上次一样，差不多的距离，它忽地起飞。这次它飞得很低，张开两只大翅膀，掠过水面，飞上对面一棵大树的树冠，再次静悄悄地挺立在那里，头却正对着我的方向。虽然看不清它的眼睛，但我仿佛感受到了某种交流，它那优雅、高贵的仪态深深打动了我。就这样，我俩静静地对视了三四分钟，它突然拍打翅膀向远处飞去。

没过几天，京城刮起了大风，据说是近十年同期最强的风，最高达到了创纪录的17级。工人们早早就把鸭、鹅捉起来，关到安全的地方。大风刮了一夜一昼，听着屋外的“呼呼”声，心里牵挂着仙鹤的处境，它在什么地方避风？有没有危险？

大风过后的隔日，风和日丽。下午下课后，我又急匆匆地赶往老地方。啊，那只仙鹤，已经在老地方等我了。还是像前两次一样，我稍一靠近，它就展翅飞往对面的树林。它又一次静静地挺立在一棵树冠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好一阵，纵有千言万语，此刻都不需要说。终于，它伸出一只翅膀，朝我拍扇了好几下，仿佛告诉我：“我好着呢，这点风雨算得了什么！”然后，舞起双翅，一个漂亮的转身，离我而去……

从那天以后，虽然我每天都去那个地方，但它再也没有出现过。其实，它到底是不是一只仙鹤，我现在都不能确定。但不管它是不是，在我心里，它就是一只圣洁、高贵，令我永远难忘的仙鹤。

西湖醋鱼

蒋鹰

暮春时节又到杭州。到杭州，是必去楼外楼，必点西湖醋鱼的。

点了“精品醋鱼”，鱼长不足一尺，正好满盘。袁枚《随园食单》云，做西湖醋鱼，“鱼不可大，大则味不入；不可小，小则刺多。”

太太下箸品曰：“肉嫩味鲜，微酸回甜，食有蟹味。”吃鱼吃出蟹味，此乃西湖醋鱼之趣。我一向是推崇西湖醋鱼的，因其非煎非炸，低盐无油，正是健康的烹饪方法。

近来，西湖醋鱼常为人体病。其实，西湖醋鱼优劣之争自古有之。清人梁晋竹于《两般秋雨偶感》中贬之曰：“西湖醋鱼……工料简涩，直不见其佳处。”

西湖醋鱼要的是原味，鲜嫩，酸甜咸适中。梁实秋曾在楼外楼尝到西湖醋鱼，“惊叹其鲜美，嗣后每过西湖辄登楼一膏腴物”。他在《雅舍谈吃》里说：“西湖醋鱼芡汁里的醋酱不宜多，芡汁也不要多，不要浓，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可撒姜末，但不可加葱丝，更不可加糖，以保持现杀活鱼之原味。”但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一般餐厅的西湖醋鱼常不尽如人意，“往往是浓汁满溢，大量加糖，无复清淡之致”。梁公言之有理，至于不加糖一节，大约因他患有糖尿病忌糖而已。醋不加糖，则失之味也。

家母在世时最爱吃蟹，于无蟹的季节，凡食清蒸河鱼必蘸以姜醋，说鱼肉蘸了姜醋便有了蟹的味道。这倒与西湖醋鱼异曲同工。古早，西湖醋鱼多用青、鲢。西湖醋鱼之趣乃以廉价之鱼吃出蟹味，倘若以昂贵的鳜鱼、笋壳鱼换取蟹味，却是本末倒置了。西湖醋鱼之趣与味，如此而已，苛之则悖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带太太游西湖。傍晚时分，我俩游罢孤山，欲寻一家廉价饭铺充饥。不料，当年的孤山一带，除了高门大匾的楼外楼之外，再无食肆。然囊中羞涩，实在不敢造次。在孤山，苏堤、白堤周围几度徘徊，天色渐暗，饥肠辘辘，我一横心，拉着太太走进了灯火通明、古色古香的楼外楼。平生第一次拿起有图有价格的菜单本，点了西湖醋鱼、东坡肉、莼菜汤、黄酒、米饭。结账，共39元，小半个月的工资。

后来，我们每年都会去杭州几次；每年，也总要去一回楼外楼；每回，也总要点一份西湖醋鱼，总会说起那年我们在楼外楼门前的徘徊。这些年来，盘中的醋鱼变成了鲈鱼，又变成了鳜鱼、笋壳鱼，但我们依旧念念不忘那年的西湖醋鱼。只是我和太太竟然都忘记了当年的西湖醋鱼用的是白鱼还是青鱼。

艺境



水彩画 《绿色家园》局部 安滨

眷恋

竺泉

水连着水 山牵着山
山情水意尽欢颜
一山一水的情怀
春风化雨
滋润了山水间
在广袤的大地上
种下那深深的眷恋

云连着云 天牵着天
蓝天白云舞翩跹
一花一草的争妍
花好月圆
簇满了山水间
在多彩的蓝天里
绽放那诗样的画卷

青青绿绿水青山间
山水间 山水间
醉美了祖国河山
我们遇见
遇见青绿山水新一天

青瓷

章安君

它的美
总是多于想象
那是时空之秘
质地之秘
还有虚幻之秘

它是一尾鱼
安顿了那种平稳的呼吸
它是一只鹰
翅膀恒静在一个寂寞的空间
它又是花的秘语
被春风所供养

那种控制力
是少女的内心矜持
一个未知的空间
经火才显峥嵘
千年的岁月
什么都不会使它激动

不紧不慢
不温不火
但它肯定是一首诗
是天空中飞来的神来之笔

纪念馆前的遗憾

萧跃华

我最怕写采风之类的文章，但当浙江日报副刊会发来邀请函仍毅然前往。我拜谒过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故乡岂容错过？即使“交白卷”也要硬着头皮滥竽充数于“名家”行列。

陆游《书巢记》曰：“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我则说：“名人故居，见者不如读者知之为详、知之为尽。”我听着导游字正腔圆、准确无误的解说，匆匆走过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一面回味读鲁迅作品时的心有戚戚焉。而我们入住的咸亨酒店，房间电视机旁并列着各种鲁迅著作，也在彰显着百年老店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只是车过绍兴鲁迅纪念馆前，内心泛起阵阵“内疚”，想起一段往事。

叶淑穗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十一名创始馆员之一，很早就跟随师父许广苏一道走访鲁迅挚友、学生和鲁迅手迹收藏者。她拜访过与鲁迅有关的健在者，馆藏数万余件鲁迅遗物大都过目，与许广平、周海婴母子私交甚笃，送走了鲁迅的五位至亲——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晔、周海婴。叶淑穗既是“博物馆的活字典”，也是鲁迅家族与学术界联系的纽带。

我们有过微信、电话联系，见面就成了忘年交。叶淑穗翻出一册册编排有序的名家书信、一本本发黄的名家签

名书给我看，都是茅盾、萧军、萧三、李桦、唐弢、孙用、黄源、林辰、张望、夏鼐、陆晶清、许羡苏、许钦文、王志之、杨霁云、刘淑度、胡愈之、曹靖华、单演义、楼适夷、李何林、胡今虚、徐梵澄、赵家璧、李霁野、赵朴初、刘炳森等响当当的名字，以及1959年为毛泽东特制的市面绝无仅有的大字本《鲁迅诗集》，许广平的手迹、周海婴的书信等。

这批珍贵史料应该有个好归处。我聊起以前动员几位老先生捐献藏品的往事，当时联系好了图书馆，但他们兴趣不大，最后藏品流落四处。叶淑穗深有同感，明确表态无偿捐献。我建议：这批东西对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来说无非是锦上添花，但对于绍兴鲁迅纪念馆来说就是雪中送炭。我前置两个条件：影印出版书信集，办个捐赠藏品展，由我出面协商。叶淑穗充分授权，不谈条件。

叶淑穗出生于一个传奇家庭。舅舅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叔父叶雅各，武汉大学雅各楼主，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母亲姚秀贞，北京第一家私人妇产医院——“秀贞女医院”院长，林巧稚称其“前辈”。大哥叶绍荫，诺曼底战役“隐形英雄”，上海“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展，《文汇报》选登三人事迹并配发照片，其中就有叶绍荫。

叶淑穗九十晋五，身心健康，步履自如，毕生心血和情感所托得人。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如果我的工作更加积极主动、科学高效一些，这批珍贵史料是完全有可能落户鲁迅故里。如今失之交臂，时耶命耶？

小满的提示

耿艳菊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自然的一切，永远都秉持着谦逊的恰恰好的姿态。

有人说：“在二十四节气中，小满绝对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小满者，满而不损也，满而不溢也。”

以前不怎么关注二十四节气，看到有人以哲学的思维去分析小满，一下子就想起“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不禁惊叹先祖的智慧，更感叹那份良苦用心。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夏季的烈阳和森森然的草木总是显现出一副强盛之势，而盛极必衰，此时的小满似是一种提示。

《历书》里这样解释小满：“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说的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

但二十四节气中并未有大满之说。小满之后便是芒种，也许祖先的意思是让我们感受到即将丰收的喜悦之后，更要以勤奋之心投入到生活工作中，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美丽，长远点来说，就是我们的人生有希望。

清王维的《吴门竹枝词》《小满》：“调剂阴晴作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明陶安也有诗句：“连营万屋无闲地，小满初晴麦气薰。”这些诗句里的情景正是古人写小满的诗词中，尤其喜欢欧阳修的一首短诗：“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清晨，睿智，更洒脱。